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刑考八

詳讞平反

虞舜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眚過也災害也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奸自終當刑殺之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辜罪也經常也

周官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辟法也麗附也故書付作附附猶著也　一曰議親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　二曰議故之辟故謂舊知也　三曰議賢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元謂賢有德行者　四曰議能之辟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具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五曰議功之辟謂有大勲勞立功者　六曰議貴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　七曰議勤之辟謂憔悴以事國　八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歟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中謂罪正所定　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刺殺

也三訊罪定則殺之訊告也疏曰羣臣士以上羣吏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萬民民間有德行不仕者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宥寬也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上服劓墨也下服宮刖也

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也三刺注見前有旨無簡不聽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附從輕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赦從重雖是罪可重猶赦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小大輕重也行故事曰比

君陳王曰君陳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

惟勿宥惟厥中

穆王呂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眚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是也若諸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時而為輕重者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也

大戴禮刑法者御人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官為轡以刑為筴以人為手而御天下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士遇之塗不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如不及以政不欲生之故也又曰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者則曰簠簋不飾婬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脩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罷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干國之紀者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

定罪名矣不忍斥然以正呼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有譴發則自冠氂纓盤水加劒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曰刑不上大夫

漢高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所謂處斷也

不能决者皆移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决謹具為
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

文帝時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

時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之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

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皆用法為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按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置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

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孝景中五年詔諸獄疑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後元年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

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　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論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為太子

在旁帝命問之太子荅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絶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與大逆論從之

文帝時詔除收孥相坐法

景帝時詔高年鰥寡幼弱孕婦師侏儒有罪當鞫繫者頌繫之（並詳見刑制門）

武帝時兒寛為廷尉史以古法義決疑獄張湯甚重之時上方向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於

尚書春秋補廷尉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

宣帝時置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詳見刑制門

成帝詔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詳見刑制門

沛縣有富家翁貲三千餘萬小婦子年纔數歲頃失其母父無親近其女不賢翁病困思念恐爭其財兒

必不全因呼族人為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劒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果不肯與兒詣郡自言求劒時太守何武得其條辭因録女及壻省其手書顧謂掾史曰女性强梁壻復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與女實寄之耳不當以劒與之夫劒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壻必不復還其劒當關縣官縣官或能証察得見申展此凡庸何能思慮弘遠如是哉悉取財

以與子曰敝女惡壻溫飽十歲亦以幸矣論者大服

武

薛宣為丞相時弟脩為臨菑令後母常隨脩居官宣迎後母脩不遣後母病死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駮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間雜脩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後宣免丞相加特進久之哀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封列侯在朝省

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創謂傷之會司隸缺況恐咸為之遂令明欲遮斫咸宮門外斷鼻唇身八創事下有司議御史中丞衆等議史失衆姓奏曰況朝臣父故宰相封列侯不相敕承教化而骨肉相疑咸受脩言以謗毁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絶論議之

端鬲與隔同杜塞也禁黠無所畏忌萬衆讙譁流聞四方不與凡人忿怒爭鬬同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過公門則下車見路馬則撫式蓋崇敬也式車前横木居處畜産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遂成也言舉意不善雖成功猶加誅上浸之原不可長也浸近也傷戮大臣有所逼近也浸亦作侵犯也其義兩通長音竹兩反況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手傷人為功使人傷人為意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廷尉直駁議曰律曰以刃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

同罪諂書無以詆欺成罪詆毁也丁禮反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疻人之罪鈞惡不直也以杖手毆擊破其皮腫起青黒傷無創瘢者律謂之疻痏遇人不以義為不直雖見毆罪同毆也疻音枳痏音鮪咸厚善脩而數稱宣過惡流聞不可謂直言咸為脩而毁宣是不義而不正況以故謀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趣讀曰促非以恐咸為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人爭鬭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而人無所措手足措置也今以況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謂尋其本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他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以其受財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為城旦以其身有爵級故得減罪而為完也況身及同謀之人皆從此科帝以問公卿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

況竟減死罪一等徙燉煌宣坐免為庶人歸故鄉

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事

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

何武議曰令犯法者各以發時律令論之此具引令條之文也

明有所記也志記長犯大逆時乃始等見為發時謂其犯法之時

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

以解解免也請論廷尉孔光駮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

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懲創止之夫

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自未知當罪大逆之法而乃始等棄去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

王尊為美陽令美陽女子告假子以我為妻妬笞我尊驗問辭伏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言非常刑名造殺戮之法乃使騎吏五人射殺之

哀帝時廷尉梁祖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雲為息夫躬等誣告不道事時冬月未盡二旬而

祖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傳謂移其事也更下公卿覆治天子以為祖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内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制詔免祖等皆為庶人後數月大赦丞相王嘉薦祖等明習治獄又封還益董賢户事上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光禄大夫孔光等希旨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召嘉詣廷尉詔獄嘉竟死獄中

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為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

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内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為下御坐則起師古曰解在翟方進傳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師古曰言大臣之死積累其行而為誅也誅者累德行之文按嘉本以祖等為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師古曰括結也關貫也裸露也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

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入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為故事師古曰踵由躡也君侯宜引決師古曰令自裁也使者危坐府門上師古曰以逼促嘉也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師古曰咀嚼也音才汝反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

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按事者思得實竊見祖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為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執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為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祖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茍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

卬天歎曰師古曰卬讀作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

後漢制治書侍御史二人選明法律者為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

明帝永平十四年楚王英以謀逆廢徙自殺時窮治楚

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徒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

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虚引兾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内别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上曰何故族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罪人訟寃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兾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

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
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
大恩裁止扵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
竊嘆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為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
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録囚
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
間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任
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

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肅宗初陳寵為尚書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廼上疏言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奉天心帝納寵言詔有司絶鉆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於令

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予人重比王莽時謝病收斂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寵明習法家少為郡吏辟司徒鮑昱府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寵子忠為廷尉正司徒劉凱舉忠明習法律擢拜尚書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寛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

忠畧依寵意為二十三條為決事比以省請𪷓之敝

元和三年廷尉郭躬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於令

明帝時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而輙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帝問郭躬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督謂大將彭無斧鉞何得殺人躬曰一統於督謂在部曲也前漢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五部部有曲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

且漢制棨戟即為斧鉞（有衣之戟曰棨）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報論也重死刑）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問郭躬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令之謬於事為誤誤者於文則輕當罰金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如砥貢賦平如矢賞罰均）君子不逆詐且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

躬父弘習小杜律（前書杜周斷獄深刻子延年亦明法律對父故言小也）太守

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内比之東海于公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為郡吏辟公府元和初為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寛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

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孔季彦返魯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彦曰若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

姜與殺曾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絕不為親禮也絕不為親即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為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為殺母而論以逆也梁相從其言

和帝即位初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張敏駮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

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奬議寢不省敏復上疏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

吏復容其姦枉願陛下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和帝從之
永元十六年詔一切囚徒於法疑者勿決以奉勅令
安帝即位鄧太后臨朝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
自後論者互多駁異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魯恭議曰
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
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故
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
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

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況於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後卒施行

吳祐為膠東太守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捕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

繫在手曰械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即移安邱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吴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吴生因縲而死謂以繩為縲投之而縊

按此即所謂遭侮辱而殺人者肅宗時貫其死刑和帝時除之故吴祐疑此獄且容其投縲以死而

不明正典刑蓋猶在可議之列也

獻帝建安時應劭删定律令見刑制門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為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駮之曰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今次玉以清時逞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寛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

瀆人莫之知鼂氏之父非錯刻峻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言無計慮）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人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為

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凡有駁議三十篇皆此類

魏文帝時有大女劉朱檛陟瓜反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輸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

按所謂怨毒殺人者蓋行兇之人遭被殺之人若毒故不勝其怨憤起而殺之今劉朱之事史不言子婦有悖逆其姑之跡則非怨毒殺人也要之姑檛其婦婦因檛而自殺非姑手殺之則可以免死

但以爲怨毒則史文不明未見其可坐以此律耳

齊王時司馬師輔政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毋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族兄顗通表乞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姙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降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成之節也而父母有罪則追刑夫黨見誅又隨戮一人之

身内外受辟女既産育則他族之母無辜受戮傷孝子之心且男既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臣以為在室宜從父之誅既醮可隨夫之罰於是詔改定律令

晋惠帝之時政出羣小每有疑獄各出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頠劉頌上疏論之見刑制門

元帝承制江左時主簿熊遠上書以為軍興以來處事不用律令競作新意臨事立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

敢任法每輙開諮非為政之體也愚謂凡為駁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也

成帝時廷尉奏殿中帳施吏邵廣盜官幔二帳合布三十疋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黄幡撾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為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官朱暎議以為天下之人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

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時議者以廣為鉗徒二兒没入既足以懲艾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為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為奴而不為永制尚書右丞范堅駁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乃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死罪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得不擯絶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唯聽宗等而不為永制臣以為王

者之作動關盛衰嚬笑之閒尚慎所加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人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為例交興怨讟此為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從之

宋文帝元嘉七年剡縣人黄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後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法從趙二千里司徒左長史傅隆議曰禮律之興蓋本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

云三代合之一體未有分者也稱雖創巨痛深固無讎祖之義故古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若云稱可殺趙當何以處載若父子孫祖互相殘戮懼非先王明罰皐陶立法之本旨也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得純臣於國孝義於家矣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朞功千里外耳令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聽之此又大通情理因親以教愛者也趙既

流移載為人子何得不從載行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
趙雖內愧終身沈痛沒齒孫祖之義不得絶事理固然
孝武於元嘉中出鎮歷陽沈亮行參征虜將軍事人有
盜發冢者有罪所近村人與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
議曰尋發冢之情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
科夫穿掘之侶必銜枚以晦其迹劫掠之黨必讙呼以
威其事故起咒赫者易應潛深密者難知且山原為無
人之鄉邱壠非常塗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鄉督

實劾名理與刼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結罰之科雖有同符之限而無遠近之斷若不域之以界則數步之内與千里之外便應同罹其責防人之禁不可不慎夫止非之憲宜當其律愚謂相去百步内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及咎

孔淵之大明中為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吳共駡母黄黄忿恨自縊死遇赦律文子殺傷毆父母梟首駡詈棄市婦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遇赦

免刑補兵江陵駡母母以之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同毆傷及駡制則疑輕准制惟有傷於父母遇赦猶梟首無駡母致死遇赦之科淵之議曰夫題里逆心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咒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從輕葢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支屬黄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兵有枉正法詔如淵之議吳興餘杭人薄道舉為刼刼制同籍周親補兵道舉從

弟代公道生等並為大功親則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為周親則子宜隨母補兵何承天議曰尋刼制同籍周親補兵大功不在此例婦人三從即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為刼若其叔尚在制應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為刼之時叔父已殁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為周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既違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周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遠嫌畏負以至此疑

懼非聖朝恤刑之旨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

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為刼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刼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尚書何叔度議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一人為非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之際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絶根源也睦既糺送則餘人無應復告並合赦之

沛郡相縣唐賜往北村朱起母彭家飲酒還得病吐蠱蟲十餘枚臨死語妻張死後刳腹出病死後張手自破視五臟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刳剖賜子副又不禁止事起赦前法不能決按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妻痛遵往言兒識不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吏部尚書顧凱之議曰法移露尸猶為不道況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當大理為斷謂副不孝張

同不道詔如凱之議也

梁武帝天監三年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誘口當死其子景慈對鞫辭云母寔行此是時法官虞僧虬啟稱按子之事親有隱無犯直躬證父仲尼為非景慈素無防閑之道死有明目之據陷親極刑傷和損俗凡乞鞫不審降罪一等豈得避五歲之刑忽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詔流於交州

後魏太武制論刑者部主言狀公車鞫而三都決之當

死者定案奏聞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刑之諸州囚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

真君中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經義論決

孝文帝時吏民犯他法者帝率寬之疑罪奏讞多減死徙邊歲以千計

宣武帝景明中冀州人費羌皮母亡家貧無以葬賣七歲女子與張迴為婢迴轉賣與梁之定而不言狀按律掠

人和賣為奴婢者死迴故買羌皮女謀以轉賣依律處
絞刑詔曰律稱和賣人者死謂兩人詐取他財羌皮賣
女告迴稱良張迴利賤知良公買誠於律俱乖而各非詐
然迴轉賣之日應有遲疑而決從真賣於情固可處絞
刑三公郎中崔鴻議曰按律賣子一歳刑五服内親屬
在尊長者死賣周親及妾與子婦者流蓋以天性難奪
支屬易遺又尊卑不同故殊以死刑且買者於彼無天
性支屬罪應一例明知是良決便真賣因此流漂家人

不知追贖無蹤永沈賤隷按其罪狀與掠無異太保高陽王雍議曰檢迴所買保證明然處以和掠實為乖當律云謀殺人而發覺者流從五歲刑已傷及殺而還蘓者死從者流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死不加者流詳沈賤之與身死流漂之與腐骨一存一亡為害孰甚然賊律殺人有首從之科盜人賣買無唱和差等謀殺之與和掠同是良人應為准例所以不引殺人減之降從強盜之一科縱令謀殺之與強盜俱得為例而以從輕其

義安在又云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此明禁暴掠之源遏姦盜之本非謂買之於親尊之手而同之於盜掠之愆竊謂五服相賣俱是良人所以容有等差之罪者明去掠盜理遠故從親疎為差級尊卑為輕重依律諸共犯罪者皆以發意為首明賣買之先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羌皮不云賣則𢌞無買心則羌皮為首𢌞為從可也且既一為婢賣與不賣俱非良人何必以不賣而可原轉鬻為難恕張𢌞之愆宜鞭一百賣子

葬親孝誠可美而表賞之議未加刑罰之科已及恐非
敦風化之謂詔曰羌皮賣女葬母孝誠可嘉便可特原
張廻雖買之於父母不應轉賣可刑五歲
河東郡人李憐坐行毒藥按以死坐其母訴稱一身老
更無周親例合上請檢籍不謬及憐母身亡州斷三年
服終後乃行決主簿李陽駁曰按法例律諸犯罪若祖
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無成人子孫旁無周親者具狀
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且

憐既懐耽毒之心母在猶宜閹門投畀況今已死給假
殯葬足示仁寛不合更延可依律處斬流其妻子詔從
之
神龜中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陰縣人張智
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惠猛姦亂毆主傷胎遂逃門下處
奏容妃惠猛各入死刑智壽慶和並以知情不加防限
處以流坐詔曰容妃惠猛恕死髠鞭付宮餘如奏崔纂
執曰伏見旨募若獲輝者職人賞二階白身人聽出身

進一階斷役免役奴婢為良按輝無叛逆之罪未可募同反者夫王者理天下不為喜怒增減不由親踈改易按鬬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殺及愛憎而故殺者各加一等雖王姬下降貴殊常妻然人婦之孕不得非子又依初平四年先朝舊格諸刑流及罪死者皆首末判定然後處决且事必因本若以輝逃避應便懸募未有捨其首罪而成其末愆按容妃等罪止姦私律處不越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奚官

之役按智壽口訴妹適人已生二女是他家之母他人之妻昔魏晉末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謂在室之女從父母之刑已醮之婦從夫家之戮律許周親相隐况姦私之醜豈得使同氣證之按律姦罪無相縁之坐不可借失輝之忿加兄弟之刑夫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不私於天下也右僕射游肇等奏如纂言詔曰輝悖法亂理罪不可縱厚賞徵募必㝵擒獲容妃惠猛與輝私亂因此耽惑主致非常此而不誅

將何懲肅智壽慶和初不防禁招引劉輝共成淫醜敗風穢化豈得同於常人且古有造獄寧復一歸大理而尚書理本納言所屬弗究悖法之淺深不詳損化之多少有孤執憲殊乖任寄崔纂可免郎都坐尚書悉奪祿一秩

隋文帝以用律者多致踳駮罪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按覆事盡然後上取奏裁

仁壽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後決

唐制天下疑獄讞大理寺不能決尚書省衆議之録可為法者送祕書省奏報諸疑獄法官執見不同者得為異議議不得過三

太宗即位其年九月武德九年未改元盛開選舉或有詐爲資蔭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詐僞事洩大理少卿戴胄斷流上曰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斷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賣獄乎胄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

者國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而不可而寘之於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若順忿違信臣竊為陛下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

貞觀元年同州人房任統軍於岷州以謀反伏誅任兄強從坐當死舊條兄弟分後蔭不相及連坐俱死祖坐罪死孫配流帝令百官詳議房元齡等定議曰按禮孫為王父尸按令祖有蔭孫之義然則祖孫親重而兄弟

屬輕應重反流合輕反死據禮論情深未為愜請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俱配流其以惡言犯法不能為害者情狀稍輕兄弟免死配流為允從之

帝欲止姦貪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饋絹一疋上怒將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枉法所謂陷人於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上納其言

二年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覽焉問曰其間罪

亦有情可矜容者皆以律斷對曰原情宥罪非臣下所敢上謂侍臣曰古人云鬻棺者欲歲之疫匪欲害人利於售棺故爾今法司覆理一獄心求深刻欲成其考今作何法得使平允王珪奏曰但選良善平恕人斷獄允當者賞之即姦偽自息上善之

五年河内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丞張蘊古以為好德病狂瞀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相州人好德兄厚德方為相州刺史故蘊古奏不以實太

宗怒遽斬蘊古既而大悔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
久之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
之間何暇思慮自今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
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務合
禮徹樂減膳之意然自蘊古之死法官以失出為戒有
失入者又不加罪自是吏法稍密帝以問大理卿劉德
威對曰律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而失
出為大罪故吏皆深文帝矍然遂命失出入者皆如律

自此吏亦持平

十八年九月茂州童子張仲文忽自稱天子口署其流輩數人為官司大理以為指斥乘輿雖會赦猶斬太常卿攝刑部尚書韋挺奏仲文所犯止當妖言今既會赦准法免死上怒挺曰去十五年懷州人吳至浪入先置鉤陳口稱天子大理刑部皆言指斥乘輿咸斷處斬今仲文稱妖乃同罪異罰卿作福於下而歸虐於上邪挺拜謝趨退自是憲司不敢以聞數日刑部尚書張亮復

奏仲文請依前以妖言論上謂亮曰韋挺不識刑典以重為輕朕當時怪其所執不為處斷卿今日復為執奏不過欲自取剛正之名耳曲法要名朕所不取亮黙然就列上因謂之曰爾無恨色而我有猜心夫人君含容屈狂於臧可申君所請屈我所見其仲文宜處以妖言帝嘗因録囚謂侍臣曰反逆有二興師動衆一也惡言犯法二也輕重固異而鈞謂之反連坐皆死豈定法邪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一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瑞保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曹錫瓚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刑考九

詳讞平反

高宗上元三年左威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斫昭陵柏木大理奏以官減外並除名上特令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執奏稱罪不當死上不從仁傑執奏

曰法懸象魏徒罪死罪具有差等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二將軍千載之後謂何臣不敢奉詔上乃止

武后謀革命大開告密之門以誅異議者法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俊必死遇徐杜必生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為戰栗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

正直甚敬憚之嘗謂有功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后默然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推事使奏瀛州人李仁恒等三十七人被告稱謀反曹斷並處斬父母妻子流三千里有功執曰元淑里正元

得戶人縁祖紛爭因相言告或以反逆相唤或將奔叛相牽反逆須有同謀奔叛寧無叶契無謀無契口語口陳即以實論頗亦苛酷搶㯉元無影響星文本自參差縱使實有反言只根換其宗姓因根稱有正是口陳徒侶絶無明非實反賊盜律云口陳欲反之言心無真實之計流三千里疏云口陳欲叛者杖八十准依告狀並是口陳之言原究犯情皆非心實之計忝居商度用此當宜如不使推請從鄙見如將未允終須重推録奏勅

依得宗君哲狀稱無反可尋請依徐丞見流三千里奉

敕依會赦免

魏元忠為張易之等所譖坐貶官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為告密人柴明狀稱貞慎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馬懷素鞫之曰兹事皆實略問速以聞中使督促數四曰反狀皎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鞫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耶

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以宰相謫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為反臣實不敢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罪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鞫臣不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耶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

許州人楊元嗣告張昌宗嘗名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太后

命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鞫之神慶
神基之弟也承慶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之語尋已
奏聞準法首原弘泰妖言請收行法璟與大理丞封全
慎奏昌宗寵榮如是復名術士占相志欲何求弘泰稱
筮得純乾天子之卦昌宗倘以弘泰為妖妄何不即執
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破家請收
付獄窮理其罪太后久之不應璟又曰倘不即收繫恐
其摇動衆心太后曰卿且停推俟更檢詳文狀璟退左

拾遺江都李邕進曰向觀宋璟所奏志安社稷非為身謀願陛下可其奏太后不聽尋敕璟揚州推按又敕璟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贓汙又敕璟副李嶠安撫隴蜀璟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縣官有罪品髙則侍御史卑則監察御史按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今隴蜀無變不識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敢奉制司刑少卿桓彦範上疏以為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禍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誅則違天不祥且昌

宗既云奏訖則不當更與弘泰往還使之求福禳灾是則初無悔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為逆此乃姦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為可刑況事已再發陛下皆釋不問使昌宗益自負得計天下亦以為天命不死此乃陛下養成其亂也茍逆臣不誅社稷亡矣請付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崔元暐亦屢以為言太后令法司議其罪元暐弟司刑少卿昪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收昌宗下獄太后曰昌宗已自奏聞

對曰昌宗爲飛書所逼窮而自陳勢非得已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國法太后溫言解之璟聲色逾厲曰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楊再思恐其忤旨遽宣勅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勅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遣中使召昌宗特勅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元宗開元十八年冀州武强縣令裴景僊犯乞取贓積五千疋事發上大怒令集衆殺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曰景僊緣是乞贓罪不至死又景僊曾祖故司空寂往屬締構首參元勲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其兄弟皆被誅夷唯景僊獨存今見承嫡據贓未當死坐准犯猶入議條十世宥賢功實宜録一門絶祀情或可哀願寛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則舊勲不棄平典斯允手詔不許朝隱又奏曰有斷自天處之極法生殺之柄人主合專

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疋便抵死
刑乞取者因乞爲贓數千疋止當流坐若令乞取得罪
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爲國惜法期
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僊命射兎魏苑驚馬漢橋
初震皇赫竟從廷議豈威不能制而法貴有常又景僊
曽祖定爲元勲恩倍常數若寂勲都棄僊罪特加則叔
向之賢何足稱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捨罪念功乞垂
天聽遂決杖一百配流

張瑝為父復讐殺楊汪事見刑制門

肅宗至德二年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善用礮壬辰敕免死以白衣於陜郡効力中書舍人賈至不即行下上表以為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若縱去榮可謂生漸矣議者謂陜郡初復非其人不可守然則他無去榮者何以亦能堅守乎陛下若以礮石一能即免誅死今諸軍技藝絶倫者其徒實繁必

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止捨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不亦其傷益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亂於富平而治於陜郡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伏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下其事令百官議之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為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猶不敢擅殺而小人得擅殺是臣下之權過於人主也去榮既殺

人不死則軍中凡有伎能者亦自謂無憂所在暴横為郡縣者不亦難乎陛下為天下主愛無親疏得一去縈而失萬姓何利之有於律敎本縣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寬之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法耶令陜郡雖要不急於法也有法則海内無憂不克况陜郡乎無法則陜郡亦不可治得之何益而去縈末扙陜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

無家國乃為之輕重此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捨之

德宗時詔中書門下選律學之士取至德以來制敕奏讞掇其可為法者藏之而不名書

憲宗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悦為父報讐殺人自投縣請罪敕復讎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寃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減死宜決一百配流循州於是史官職方員外郎

韓愈獻復讐議曰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大端有此異同固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見於周官見於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也丁寧其

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讐也如百姓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専訪議羣下臣愚以為

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禮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由下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

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民莫誠救兄莫蕩以竹刺莫果右

臂經十二日身死其莫誠禁在龍城縣準律以他物毆傷十二日辜辜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宗元上柱管觀察府狀右奉牒準律文處分者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為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似可哀矜斷手方追於深衷周身不遑於遠慮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伏乞俯賜興哀特從屈法去全微命以慰遠黎

穆宗長慶二年四月刑部員外郎孫革奏准京兆府申雲陽力人張洎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憲徵理之洎乘醉拉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得年十四將救其父以洎角觝力人不敢揮解遂持木鍤擊之首見血後三日致死者准律父為人所毆子往救擊其人折傷減凡鬭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則買得合當死刑伏以律令者用防兇暴孝行者以開教化今買得救父難是性孝非暴擊張洎是心切非兇以髫丱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聖化所

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周書所以訓諸罰有權今買得生被皇風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聖慈職當讞刑合申善惡謹先具事由陳奏伏奠下中書門下商量敕旨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長慶二年白居易上言據刑部及大理寺所斷准律非因鬬爭無事而殺者名為故殺今姚文秀有事而殺者

則非故殺據大理寺直崔元式所執准律相爭為鬬相
擊為毆交鬬致死始名鬬殺今阿王被打狼籍以致於
死姚文秀撿驗身上一無傷損則不得名為相擊阿王
當夜已死何名相爭既非鬬爭又蓄怨怒即是故殺者
又按律疏云不因鬬爭無事而殺名為故殺此言事者
謂鬬爭之事非該他事今大理刑部所執以姚文秀怨
妻有過即不是無事既是有事因而毆死則非故殺者
此則唯用無事兩字不引爭鬬上文如此是使天下之

人皆得因事殺人殺人了即曰我有事而殺非故殺也如此可乎且天下之人豈有無事而殺人者足明事謂爭鬬之事非他事也又凡言鬬毆死者謂事素非憎嫌偶相爭鬬一毆一擊不意而死如此則非故殺以其本原無殺心今姚文秀怒妻頗深挾恨既久毆打狼籍當夜便死察其情狀不是偶然此非故殺孰為故殺若以先因爭罵不是故殺即如有謀殺人者先引相罵便是交爭一爭之後以物毆殺即曰我因事而殺非故殺也

如此可乎況阿王既死無以辨明姚文秀自云相爭有何憑據伏以獄貴察情法須可久若崔元式所議不用大理寺所執得行實恐被毆死者自此長寃故殺人者從今得計奉勅姚文秀殺妻罪在十惡若從宥免是長兇愚其律縱有互文在理終須果斷宜依白居易狀委所在重杖一頓處死

敬宗寶歷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婦致死者奏請斷以償死刑部尚書柳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鬬也且其子在以

妻而殺其母非敎也遂減死論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御史臺刑部大理等奏准各律例諸斷罪而無正條者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疏云斷罪無正條謂一部律內犯無罪名者准雜律不應得為而為者笞四十謂律令無條理不可為者杖八十疏云雖犯輕重觸類弘多金科玉條包羅難盡其有在律在令無有正條若不輕重相明無文可以比附臨時處斷量情為罪庶補遺闕故

立此條其情輕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奉敕宜依

其年七月洺州平恩縣百姓高弘超其父暉為鄉人王

感所殺弘超挾刃殺感攜其首自陳大理寺以故殺論

尚書刑部員外郎李般夢復曰伏以挾刃殺人按律處

死投獄自首降罪垂文髙弘超既遂報讐固不逃法戴

天罔愧視死如歸歷代以來事多貸命長慶二年有康

買得父憲為力人張泣乘醉拉憲氣息將絕買得年十

四以木鍤擊泣後三日致死敕旨康買得尚在童年能

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沉命之科恐失度情之義宜減死處分又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殺父之讐投縣請罪敕旨復讐殺人固有彛典以其伸寃請罪自詣公門發於天性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宜減死

方今明時有此孝子其髙弘趍若使須歸極法實慮未契鴻慈奉敕可減死一等

長興二年四月大理正劇可久奏准開成格應盜賊須得本贓然後科決如有推勘因而致死者以故殺論臣

請起今以後若因而致死無故即請減一等別增病患而死者從辜限正賊減本罪五等中書門下覆奏今後凡關賊徒若推勘因而致死者有故以故殺論無故減一等如拷次因增疾患候驗分明如無他故雖辜內致死亦以減等論從之至晉天福六年五月十五日尚書刑部員外郎李象奏據刑法統類節文云盜賊未見本贓推勘因而致死者故者以故殺論無故者減一等又云今後或有故者以故殺論無故者或景跡顯然支證

不謬堅恃姦惡不招本情以此致死請減故殺罪三等其或妄被攀引終是平人以此致死請減故殺罪一等
臣按上文云有故殺者以故殺論此即是矣其無者亦坐減罪即恐未當假如官司或有刑獄未見本情不可全不詰問據言有故者則是曾行拷捶及違令式或麤枷大棒强相抑壓以此致死者並屬有故無故者則是推勘之司不曾拷掠又不違法律亦不堅有抑壓此則並屬無故不可坐刑假若有犯事人舊患疾病推勘之

際卒暴身亡不可亦坐推司減等之罪又據斷獄律云若依法使杖依數拷決而邂逅致死者勿論邂逅謂不期致死而死且彼言拷決尚許勿論此云無故却令坐罪事實相背理有未通請今後推勘之時致死者若實無故請依邂逅勿論之義詳定院奏臣等參詳若違法拷掠及託法挾情以致其死但有情故者依故殺論若雖不依法拷掠却非託法挾情以致其死而無情故者請減故殺一等若本無情故又依法拷掠或未拷掠或

詰問未詰問及不抑壓因他故致死並屬避逅勿論之義從之

按有罪者拘滯囹圄官不時科決而令其瘦死此誠有國者之所宜矜憫然既曰盜賊則大者可殺小者可刑其推勘淹時而不即引伏者皆大猾巨蠹也邂逅致死而以故殺論過矣

宋太祖皇帝開寶三年詔諸道州府應大辟罪決訖録其案朱書格律斷辭禁儀日月官典姓名以聞委刑部

覆視

五代用兵以來藩侯跋扈率多枉法殺人朝廷務行姑息之政多置不問刑部按覆之制遂廢至是乃有是詔又金州防禦使仇超等坐故入人死罪除名流海島自是人知奉法矣

五年陜州言民范義超周顯德中以私怨殺同里人常古真家十二口古真小子留留脱走得免至是長大擒義超訴於官有司引赦當原上曰豈有殺一家十二口

而可以赦論即命斬之
太宗興國五年涇州言定縣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斷其喉而殺之下詔曰刑憲之設蓋厚於人倫孝慈所生實由乎天性矧乃嫡繼之際固有愛憎之殊法貴原心理難共貫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之子及姑殺婦者並以凡人論
九年鳳翔司理楊隣許州司理張睿並坐掠治平人及亡命卒致死大理處鄰等公罪刑部覆以私罪詔曰法

寺以鄭等本非用情宜從公過議法刑部以其擅行掠治合以私罪定刑雖所執不同亦未為乖當國家方重惜人命欽恤刑章豈忍無辜之人死於酷吏之手宜如刑部之議自今諸道敢有擅掠因致死者悉以私罪論端拱元年廣安軍民安崇緒隸禁軍訴繼母馮嘗與父知逸離今來占奪父貲産欲與己子大理定崇緒訟母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寺張佖固執前斷遂下臺省集議徐鉉議曰伏詳安崇緒詞理雖繁今但當定其母馮

與父曾離與不離如已離異即須令馮歸宗如不曾離即崇緒准法訴毋處死今詳案内不曾離異其證有四崇緒所執父書只言遂州公論後母馮自歸本家便為離異固非事實又知逸在京阿馮却來知逸之家數年後知逸方死豈可並無論訴遣斥其證一也本軍初勘有族人安景泛證云已曾離異諸親具知及欲追尋諸親景泛便自引退其證二也知逸有三處莊田馮却後來自占兩處小妻高占一處高來取馮莊課曾經論訟

高即自引退不曾離絶其證三也本軍曾收崇緒所生母
蒲勘問亦稱不知離絶其證四也又自知逸入京之後
阿馮卻歸以來凡經三度官司勘鞫並無離異狀況不
孝之刑教之大者崇緒請依刑部大理寺元斷處死右
僕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議曰據法寺定斷以安崇緒論
嫡母馮罪便合處死臣等深為不當若以五母皆同即
阿蒲雖賤乃是安崇緒之親母崇緒本以田業為馮强
占親母衣食不充所以論訴若從法寺斷死則知逸負

何辜而絶嗣阿蒲處何地而託身臣等參詳田業並合歸崇緒馮亦合與蒲同居終身供侍不得有闕馮不得擅自貨易莊田并本家親族亦不得來主崇緒家務如是則男雖庶子有父業可安女雖出嫁有本家可歸阿馮終身又不乏養所有罪犯並准赦原詔從昉等議鉉似各奪一月俸

真宗咸平三年天下斷死罪八百人上覽因簿憮然動容語宰執曰雜犯死罪條目至多官吏倘不用心豈無

枉濫耶故事死罪獄具三覆奏蓋其重慎何代罷之遂
命檢討沿革終慮淹繫不克行也
仁宗天聖初燕肅判刑部上奏言唐大理卿胡演進月
因帳太宗曰其間有可矜者豈宜一以律斷因詔凡大
辟罪令尚書九卿讞之又詔凡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
州三覆奏自是全活甚衆貞觀四年斷死罪二十九開
元二十五年財五十八今天下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
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幾至百倍京師大

辟雖一覆奏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至上請而法寺多所舉駁官吏率得不應奏之罪故皆增飾事狀移情就法失朝廷欽恤之意望准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奏議者必曰待報淹延臣則以為漢律皆以季秋論囚又唐自立春至秋分不決死刑未聞淹延以害漢唐之治也下其章中書王曽以謂天下皆一覆奏則必死之人徒充滿狴犴而久不得決請獄疑若情可矜者聽上請遂下詔曰朕念生齒之蕃抵冐者衆法有髙

下情有重輕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毋得舉駁時天聖四年也其後雖法不應奏吏當坐罪者審刑院貼奏草率以恩釋著為例名曰貼放於是吏無所牽制請讞者率多為減死賴以生者蓋莫可勝數焉

慶歷間寧州童子年九歲毆殺人當棄市帝以童孺爭鬬無殺心止命罰金入死者家開封民聚童子教之有

因榎楚死者為其父母所訟府上具獄當抵死宰相以為可矜帝曰情雖可矜法亦難屈命杖脊捨之

神宗熈寧元年詔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初登州言有婦阿云於母服嫁韋惡韋寢陋謀殺不死按問欲舉自首審刑大理論死用違律為婚奏裁貸之知州許遵言當減謀殺罪二等請論如敕律乃送刑部刑部斷如審刑大理遵不服請下兩制議詔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二人不同遂各為奏光言凡

議法者當先原立法之意然後可以斷獄按律其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釋謂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者盖以於人損傷既不在自首之例而别因有犯如為盜刼囚略賣人之類本無殺傷之意而致殺傷人者慮有司執文幷不許首故申明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殺傷之中自有二等其處心積慮巧詐百端掩人不備則謂之謀直情徑行略無顧慮公然殺害則謂之故謀者重故者輕今因犯他

罪致殺傷人他罪得首殺傷不原若從謀殺則太重若從鬬殺則太輕故參酌其中從故殺傷法也其直犯殺傷更無他罪者惟未傷可首已傷不在首限今許遵欲以謀與殺分為兩事按謀殺故殺皆是殺人若以謀與殺為兩事則故與殺亦為兩事也彼平居謀慮不為殺人當有何罪而可首者以此知謀字止因殺字生文不得別為所因之罪若以刼鬬與謀皆為所因之罪從故殺傷法則是鬬傷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云獲貸死已

是寛恩遵為之請欲天下引以為例開姦宄之路長賊殺之源非教之善者也臣愚以為宜如大理寺所定安石言刑統殺傷罪名不一有因謀有因鬭有因刼因竊因有因略賣人有因被囚禁拒捍官司而走有因强姦有因厭魅呪咀此殺傷而有所因者也惟有故殺傷則無所因故刑統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其意以為於法得首所因之罪既已原免而法不許首殺傷刑名未有所從唯有故殺傷為無所因

而殺傷故令從故殺傷法至今因犯過失殺傷而自首則所因之罪已免唯有傷殺之罪未除過失殺傷非故殺傷不可亦從故殺傷法故刑統令過失者從本過失法至於鬬殺傷則所因之罪常輕殺傷之罪常重則自首合從本法可知此則刑統之意唯過失與鬬當從本法其餘殺傷得免所因之罪皆從故殺傷罪科之則於法所得首之罪皆原而於法所不得首之罪皆不免其殺傷之情本輕者自從本法本重者得以首原今刑部

以因犯殺傷者謂別因有犯遂致殺傷竊以爲律但言因犯不言別因則謀殺何故不得爲殺傷所因之犯又刑部以始謀專爲殺人卽無所因之罪竊以爲律謀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謀殺與已傷已殺自爲三等刑名因有謀殺徒三年之犯然後有已傷已殺絞斬之刑名豈得稱別無所因之罪今法寺刑部乃以法得首免之謀殺與法不得首免之已傷合爲一罪其失律意明甚臣以爲亡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合從

謀殺減二等論然竊原法寺刑部所以自來用例斷謀殺已傷不許首免者蓋爲律疏但言假有因盜殺傷盜罪得免故殺傷罪仍科遂引爲所因之罪止謂因盜殺傷之類盜與殺傷爲二事與謀殺殺傷類例不同臣以爲律疏假設條例其於出罪則當舉重以包輕因盜傷人者斬尚得免所因之罪謀殺傷人者絞絞輕於斬則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也然議者或謂謀殺已傷情理有甚重者若開自首則或啟姦臣以爲有司議罪惟當

守法情理輕重則敕許奏裁若有司輙得捨法以論罪則法亂於下人無所措手足矣御史中丞滕甫猶請再選官定議詔送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於是公著等言安石光所論敕律悉已明備所爭者惟謀為傷因不為傷因而已臣等以為律著不得自首者凡六科而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釋謂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蓋自首者但免所因之罪而尚從故殺傷法則所因之謀罪雖原免而傷

者還得傷之罪殺者還得殺之刑也且律於器物至不可備償則不許首今於人損傷尚有可當之刑而必使償之以死不已過乎古初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抵罪後世因刼殺而傷者則增至於斬因謀殺而傷者則增入於絞倘有不因先謀則不過徒杖三等之科而已豈深入於絞斬乎若首其先謀則傷罪仍在是傷不可首而因可首則謀為傷因亦已明矣律所以設首免之科者非獨開改惡之路恐犯者自知不可免死則欲遂其

惡心至於必殺今若由此著為定論塞其原首之路則後之首者不擇輕重有司一切按文殺之矣朝廷雖欲寬宥其可得乎茍以為謀殺情重律意不通其首則六科之中當著謀殺已傷不在自首之例也編敕所載但意在致人於死並同已傷及傷與不傷情理兇惡不至死者許奏裁今令所因之謀得用舊律而原免已傷之情復以後敕而奏決則何為而不可也臣等以為宜如安石所議便制曰可大理寺審刑刑部法官皆釋罪於

是法官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等皆以公著等所議為不當又詔安石與法官集議安石與師元冠卿反覆論難師元等益堅其說明年二月庚子詔自今謀殺人已死自首及按問欲舉並奏取敕裁而判部劉述丁諷奏庚子詔書未盡封還中書於是安石奏以為律意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若已殺從故殺法則為首者必死不須奏裁為從者自有編敕奏裁之文不須復立新制與唐介等數爭議於帝前卒從安

石議是月甲寅詔自今謀殺人自首及按欲舉並以去年七月詔書從事其謀殺人已死為從者雖當首減依嘉祐敕兇惡之人情理巨蠹及謀殺人傷與不傷奏裁收還庚子詔書劉述等又奏以為不當以赦須御史臺大理寺審刑院及開封府而不須之諸路入誤引刑一司敕請中書樞密院合議中丞呂誨御史劉琦錢顗皆請如述等奏下之二府帝以為律文甚明不須合議而曾公亮等皆以博盡同異猒塞言者為無傷乃以衆議

付樞密院文彦博以為殺傷者欲殺而傷也即已殺者不可首呂公弼以為殺傷於律不可首請自今已後殺傷依律其從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陳升之韓絳議與安石畧同時富弼入相帝令弼與安石議弼謂安石以謀與殺分為二事以破析律文盍從衆議安石不可弼乃辭以病八月遂詔謀殺人自首及按問欲舉並依今年二月甲寅敕施行詔開封府推官王堯臣劾劉述丁諷王師元以聞述等皆貶司馬光言阿云之獄中材之吏

皆能立斷朝廷命兩制兩府定奪者各一敕出而復收
者一收而復出者各一爭論從横至今未定夫執條據
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
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
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為一事為二事謀為所
因不為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
明君賢相所當留意邪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為棄
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宄得志豈

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根本之所致邪不報初安石議行司勲員外郎崔台符舉手加額曰數百年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已明年六月擢判大理寺

蘇州民張朝之同堂兄以槍戳死朝父逃去朝執而殺之審刑大理當朝十惡不睦死罪案既上參知政事王安石言朝父為從兄所殺而朝報殺之罪止加役流會赦應原帝從安石議特釋朝不問

初曾公亮以中書論正刑名為非安石曰有司用刑

名不當則審刑大理當論正審刑大理用刑名不當則差官定議議既不當即中書自宜論奏取決人主此乃所謂國體豈有中書不可論正刑名之理

五年洪州民有犯徒而斷杖者其餘罪會恩免官吏失出當劾中書堂後官劉衮駁議以為律因罪人以致罪罪人遇恩者凖罪人原法洪州官吏當原又請自今官司出入人罪者皆用此令而審刑院大理寺以謂出入人罪乃官司誤致罪於人難用此令其失出者宜如衮

議從之

六年御史臺言大理寺斷邵武軍與元府奏案刑部郎中杜紘議以為不當詔下御史臺審定自侍郎崔台符以下三人皆無所可否獨紘獻議詔台符等各罰金初邵武軍奏讞婦與人姦謀殺其夫已定夫因醉歸姦者殺之法寺當婦謀殺為從而紘議婦加功罪應死又興元府奏讞梁懷吉往視出妻之病因寄粟其子輙取食之懷吉毆其子死法寺以盜粟論而當懷吉雜犯死罪

引赦原而紘議出妻受寄粟而其子輙費用不入捕法
議既上御史臺論紘議不當亦詔罰金仍展年磨勘
八年尚書省言諸獲盜有已經殺人及元犯强姦强盜
貸命斷配之人再犯捕獲者有司例用知人欲告或按
問自首減免法且律文知人欲告及按問者欲舉自首
之類減等斷遣者為其情非巨蠹有改過自新之心故
行寛貸至於姦盜與餘犯不同難以例減請諸强盜已
殺人并强姦或元犯强盜貸命若持杖三人以上知人

欲告按問欲舉而自首因人首告應減者並不在減等之例從之

元豐八年詔自今應諸州鞫訊强盜情理無可愍刑名無疑慮而輒奏請並令刑部舉駁重行朝典無得用例破條從司馬光之請也

光言殺人不死傷人不刑堯舜不能以致治近刑部奏鈔兖懷耀三州之民有鬬殺者皆當論死今乃妄作情理可憫或刑名疑慮奏裁刑部即引舊例一切

貸之凡律令敕式或不盡載則有司引例以決今鬬
殺當死自有正條而刑部承例不問可否盡免死決
配作奏鈔施行是殺人者不死其鬬殺條律無所用
也請自今諸州所奏大辟情理無可憫刑名無疑慮
令刑部還之使依法處斷實有可憫疑慮令刑部具
其實於奏鈔後先擬處斷令門下省審覆如或不當
及用例破條即令門下省駮奏取旨勘從之
元祐元年閏二月給事中范純仁言四方奏獄去年未

改法以前歲奏大辟凡二百六十四死者止二十五人所活垂及九分自去年改法至今未及百日所奏案凡一百五十四死者乃五十七人所活纔及六分已上臣固知未改法前全活數多其間必有曲貸然猶不失罪疑惟輕之仁自改法後所活數少其間必有濫刑則深虧寧失不經之義請自今四方奏大辟案並令刑部大理寺再行審覆略具所犯及元奏因依令執政取旨裁斷或所奏不當亦原其罪如此則無寃濫之獄詔大辟

刑名疑慮情理可憫令刑部看詳無得枉濫四月尚書省言遠方奏讞待報淹繫甚衆請川廣福建荆南路罪人情輕法重當奏斷者申安撫或鈐轄司酌情決斷訖奏從之

門下侍郎韓維言天下奏案必斷於大理詳議於刑部然後上之中書決於人主近歲有司昧於知法便文自營但因州郡所請依違其言即上中書貼例取旨故四方奏讞日多於前欲望刑清事省難矣自今大理寺受

天下奏案其有刑名疑慮情理可憫須具情法輕重條律否則指所斷之法令刑部詳審次第上之詔刑部立法以聞

紹聖元年權刑部侍郎杜紘言諸州大辟本非疑慮其間有因奏裁遂獲免死而已決者不得蒙宥是因之生死惟奏與否而已詔刑部大理寺申明立法

徽宗崇寧三年大理寺言熈寧四年詔獄案不當奏而奏者大辟疑慮可憫免勘其餘並具官吏所坐刑法於

案後取旨原之元祐初流罪以下不應奏而奏者勿坐故有司皆知免戾不復詳法用刑率多奏上是致奏牘滋多有煩朝廷處斷請自今並依熙寧法從之

五年詔民以罪麗法情有重輕則法有增損故情重法輕情輕法重舊有取旨之令今有司惟以情重法輕則請加罪而法重情輕則不聞奏減是樂於罪人而難於用恕非所以為欽恤也自今宜遵舊法取旨使情法輕重各適其中否則以違制論從之

宣和六年臣僚言元豐舊法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若大辟刑名疑慮並許奏裁比來諸路以大辟疑慮決於朝廷者大理寺類以不當劾之夫情理巨蠹罪狀明白裁奏以幸寛貸固在所戒然有疑而難決者一切劾之則官吏莫不便文自營臣恐天下無復以疑獄奏矣願詔大理寺並依元豐法從之

高宗紹興元年以道路不通請死囚應奏讞者權令降等斷遣慮滯獄也

三年詔諸路大辟應奏者從提刑司具因依繳奏

四年詔宣州奏檀偕殺人疑慮獄案令刑部重行擬斷申尚書省

初宣州民葉全二者盜檀偕窖錢偕令耕夫阮授阮捷殺全二等五人棄屍水中當斬屍不經驗奏裁詔授捷並杖脊流三千里偕貸死杖脊配瓊州孫近為中書舍人駮之命更擬始近之提點浙東刑獄也紹興民俞富捕盜而併殺盜妻近奏富與盜別無私讐

願貸死詔從之法寺援以為比執前擬不變近又言富執本縣判狀捕刼盜殺拒捕之人并及妻僧乃私用威力被殺者五人所犯不同乃詔御史臺看詳侍御史辛炳等言僧係故殺衆證分明以近降申明條法不應奏輔臣進呈朱勝非曰疑獄不當奏而輙奏者法不論罪緣近以宣州有觀望欲併罪之上曰宣州可貸今若加罪則後來實有疑慮者亦不復奏陳矣乃詔僧論如律法寺當職丞評刑部郎官各贖金

有差

二十六年詔申嚴州郡妄奏出入死罪之禁

右正言凌哲上疏曰臣聞高祖入關悉除秦法與民約三章耳所謂殺人者死實居其首焉司馬光有言殺人者不死雖堯舜不能致治斯言可謂至當矣臣竊見諸路州軍勘到大辟雖刑法相當者類以為可憫奏裁遂獲貸配前此臣僚累當論列而比年尤甚無他居官者無失入坐累之虞為吏者有放意鬻獄

之事上下相蒙莫之悛革貸死愈衆殺人愈多殆非
以辟止辟之道也臣嘗取會到自去歲郊祀後距今
大辟奏裁者無慮五十有餘人姑撫其略而言之汀
州雷七處州徐環兒郭公彦夔州冉皐此四人者情
理兇惡實犯故殺鬬殺之條蓋常赦所不原者於法
既無疑慮於情又無可憫今各州勘結刑寺看詳並
皆奏裁貸減彼殺人者可謂幸矣顧被殺者銜恨九
原不知何時而已也臣恐强暴之風日益滋長善良

之人莫能自保其於刑政為害非細欲望特降睿旨應今後諸州軍大辟若情犯委實疑慮方得具奏其情法相當實無可憫者自合依法申本路憲司詳覆施行當職官吏及刑寺日後將別無疑慮情非可憫奏案輙引例減貸以破正條並許臺臣彈劾嚴置典憲庶使用刑平允惡人重於犯法上覽奏曰但恐諸路滅裂實有疑慮情理可憫之人一例不奏有失欽恤之意令刑部坐條及前後指揮行下

容齋洪氏隨筆曰州郡疑獄許奏讞蓋朝廷之仁
恩然不問所犯重輕及情理蠹害一切縱之則為
壞法耿延年提點江東刑獄專務全活死囚其用
心固善然南康婦人謀殺其夫甚明曲貸其命累
勘官翻以失入被罪今守贛一將兵逃至外邑殺
村民於深林民兄後知之畏申官之費即焚其尸
事發繫獄以殺時無證尸不經驗奏裁刑寺輒定
為斷配予持勅不下復奏論之未下而此兵死於

獄因記元豐中宣州民葉元以同居兄亂其妻而
殺之又殺兄子而强其父與嫂約契不訟於官鄰
里發其事州以情理可憫為上請審刑院奏欲貸
神宗曰罪人已前死姦亂之事特出於葉元之口
不足以定罪且下民雖為無知抵冒法禁固宜哀
矜然以妻子之愛既殺其兄仍戕其姪又罔其父
背逆天理傷敗人倫宜以毆兄至死律論此旨可
謂至明矣

二十七年十月盜發烏江縣王公衮母冢有司釋之公衮手殺盜事聞其兄佐為吏部員外郎乞納官以贖公衮之罪詔令給舍議時給舍楊椿等大畧謂發冢開棺者律當絞公衮始獲盜不敢殺而歸之吏獄成而吏出之使揚揚出入閭巷與齊民齒則地下之辱沉痛鬱結終莫之伸為人子者尚得自比於人椿等謂公衮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為無罪納官贖弟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罪宜如律上是之詔公衮降一官佐依舊供

職紹興府當職官皆抵罪

孝宗乾道六年臣僚言國家立法議罪最為詳備大抵共毆傷殺人必有首有從甲為首則乙以下皆從甲於法合坐死罪自乙而下並當先次決遣在外州郡如甲情理可憫方許奏裁如駐蹕之地凡罪應死者必奏徒流以下申御史臺取旨施行此定制也今有司不務遵行成法纔事涉大辟不問首從俱奏又流徒以下多作情重看詳取旨則合先次決遣之人豈得不例遭禁繫

請今後大辟只許以為首坐應死罪者奏為從而不應坐死者先次決遣流徙罪不許牽引情重取旨不然則坐以不應奏而奏之罪從之

淳熙十三年臣僚言恭覩國朝法令諸大辟情理昭然不應奏者具奏欵申提刑司詳覆論決其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刑名疑慮應奏裁者徑從本州申奏録副本申提刑司訪聞諸路憲臣間有固執偏見凡所部獄案不問應奏皆令申上俟其看詳之後方許聞奏推其本

心固欲審克力不逮志竟成淹滯至有一郡之獄凡十八案申上累月不報遂致一路之獄積四百餘件終歲待報而不決請令刑部檢坐慶元敕令徧符諸路州軍合應奏者州郡徑自照條聞奏不必俟憲司回報庶使獄無淹滯從之

中書舍人葛邲言乾道六年指揮强盜並依舊法議者以為持杖脅人以盜財者亦死是脅人與殺人等死恐非所以為良民地後來遂立六項並依舊法處斷外餘

聽依刑名疑慮奏裁自此指揮已行之後非特刑名疑慮者不死而在六項者亦為不死法出姦生徒為胥吏受贓之地若犯强盜者不別輕重而一於死則死者必多又非所以示好生之德也乞下有司詳議立為定法從之其後言者又謂强盜茍不犯六項雖累行刼至十數次以上並贓至百千貫皆可以貸命謂宜除六項指揮外其間行刼至兩次以上雖是為從亦合依舊法處斷乃詔自今應强盜除六項指揮外其間有累行刼至

兩次以上雖是為從亦依舊法處斷有情實可憫者方行奏裁所謂六項者謂為首及下手傷人下手放火因而行姦殺人加功已曾貸命再犯之人也

寧宗開禧元年八月知衡州張訢言國家斷獄備極詳審茍有疑慮奏裁别推又有殺人無證一條斷獄註云殺人屍不經驗與無證佐者若勘鞫證佐逃死及雖有證而於法不許為證者同夫屍不經驗與證佐逃死事固顯然往往州郡引用失當遂致抵捂葢謀殺刼殺則

有佐而必無證鬬殺故殺則有證必無佐夫謂之證者旁證之謂也謂之佐者助已之謂也曰證曰佐自是二事茍有其一皆可以表殺人之然否至於不許為證正謂殺害人親屬等人慮其私於黨與法故不許近日曲法者凡是重囚多作無證具奏且行兇之時相助協力到官之後自相供通謂之有佐可也何必更求有證至如行兇之人親屬旁援到官固無由證之理例拘親屬不許為證承舛襲訛寖失本意請行下刑寺及敕令所

明施行刑寺奏實如許請行下諸路自今後不許將無證有佐無佐有證之獄入疑慮之色奏裁從之

三年三月吳曦以反逆誅族屬悉當連坐詔付從官給舍刑部法寺集議合得刑名吏部尚書兼給事中陸峻等議曰竊詳反逆罪父子年十六已上皆絞伯叔父兄弟之子合流三千里自有正條外所有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祖孫兄弟姊妹救無罪名律止沒官比之伯叔父兄弟之子服屬尤近即顯沒官重於流三千

里葢縁坐沒官雖貧而不死世為奴婢律比畜産此法
雖存而不見於用其母女妻妾子妻妾祖孫兄弟姊妹
合於流罪上議刑竊縁上條所載止為謀反䟽文云臣
下將圖逆節者今吳曦建號稱備極僭擬反逆已成上
件條未足以盡其罪請特出睿斷施行詔吳曦叛逆族
屬悉合誅戮朕念其先世不忍夷滅除曦妻男並決重
杖處死外其男十五以下并女及生子之妾並分送二
廣遠惡州軍編管內女已出嫁者免親兄弟有官人除

名勒停應吳璘位下子孫並移徙出蜀分往湖廣諸州
居住吳玠位下子孫與免連坐通主吳璘墳墓祭祀令
四川宣撫置司取見服屬官職照應施行訖聞奏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